

翁注困學紀聞

冊九

卷之四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唐叛兵逐師
將脅君
宋以階級著
令甲
用儒臣為郡
守縣令
收節度鎮將
權
史思明表誅
李光弼
李懷玉擅推
侯希逸
肅宗偷安徇
行伍
康張逐刺史
王政
藝祖運量之
大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

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正叛兵

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

民墜塗炭我藝祖宋太祖廟號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

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

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

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

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

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

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元圻案）

（張舜民）
畫墁錄曰一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演繁露
續集一一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世傳太祖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

真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起真宗時恐長編不審也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一通鑑唐紀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司馬公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屬階肇於此矣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藝祖肇造區夏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藩方強犬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斂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紳學士無所疑間命廷臣為知州通判以散節度使之權命朝臣奚嶼等為縣令以勤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略出於獨見而非普所能及也

高宗紹興三年正月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案)此用張釋之語見史記本傳高

高宗詔士師哀矜廷尉天下之平高柔請告劉龜名游肇不奉勅曲筆

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見左傳莊公十年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

崔伯易感山賦
增田減賦
景德時藏富
州縣
藏富於民於
國之異
公度自號曲
轅先生
太行爲禁山
失地利
一法百利論
謁京官拜伏
非禮

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

典誥矣。〔何〕云此詔乃南渡偏安之本。〔元〕圻案三國志魏高柔傳柔字文惠明帝卽位時儼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苑中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

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龜獵吾禁地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安收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帝意悟乃下京名卽還奏各當其罪〔北史游明根傳〕千肇字伯始爲廷尉時宣武嘗勅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崔伯易感山賦。〔閩〕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

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爲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孫公談圃以皇祐

仁宗二十九年改元皇祐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七年改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二

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

非以增賦也。陳君舉赴桂陽軍擬奏疏云自建隆太祖初元年號

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

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

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閩〕按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之藏

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元圻案）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七）自與敵通和太行皆為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一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為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國子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餘言論久任衆職之事以進召對擢光祿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令初謁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天子省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真文忠言治

體立國理財御民用人藏富天下

真文忠公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

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

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

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元圻案）疏見文忠集卷三

袁機仲由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

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

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

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

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

袁機仲論威權上下臺諫阿合宰相呂蒙正疏冊夾袋傳休奕白簡竦坐洪君疇長臺端

造謗詩尼賢

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

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案名臣言行錄

呂蒙正為相夾袋有冊謁見者必問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晉書傅休奕傳此猶婉

而言之也開慶初閣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己未改元邊事孔棘御史有

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閣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

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

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

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閣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

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

降民大悅者也元圻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即披太祖乘馬太祖攬轡

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土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跋范太史藏帖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

藝祖陳橋誓
師三章
檢點身加黃
衣編采近著
有遺
曾子宣日記
王定國甲申

錄李微之舊聞
證誤王沂公筆錄
執政輟坐論
之由長編不實言
續通鑑
李文簡致力
長編
長編先失傳
後出
王鞏號青虛
先生

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

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

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脩長

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

撫猶有遺也

〔閣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雪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

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

知言云〔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〇〔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

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范質等自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

署字以志之嘗言於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談之失矣上從之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宋史范質傳〕云由是奏御浸多始廢坐論之禮蓋從王沂公筆錄〔王定國聞見近

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

編者李文簡燾所脩也其書倣司馬氏通鑑為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長編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鑑長

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朝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

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朱彝尊以為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

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爲可惜又（子部小說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諡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有據故李燾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又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青虛先生莘縣人旦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周輝清波雜志六）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李心傳）字微之并研人宋史入儒林傳

宋賦役十倍
漢唐
林勳獻本政
書
李微之言取
三取四
并租庸調二
稅
義倉役錢再
租庸
春夫急夫夫
錢數調
常平預買蠶
鹽諸錢
課利淨利過
利諸錢
楊炎均庸錢
入二稅
耆戶長保正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二穀粟之征二二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何云）此宋之所以弱（集證）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爲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尙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元圻案）（宋史食貨志）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謂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本傳勳賀州人（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輪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陳君舉）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

折稅和預激
賞丁絹
稅米義倉和
糴
斗面加耗
上供格歲額
雜斂有寬剩
禁軍
經制總制月
椿
折帛和買綱
運
郡茶場值貨
務
東南三君子
范文正名節
歐陽子議論
文章
周子道學
宋儒學凡三
變
歐陽以濮議
從祀
止齋學田記
兩朝國史有
託言

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額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

子道學自周子二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

〔閩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脩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元圻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

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

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

宗子皿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何〕

丁寇之相惡止於南人北人分朋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為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三〕寇公誠有袒北之病然其與丁謂抵牾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元圻案〕〔晁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

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宋史〕〔蒲宗孟傳〕帝稱其有史才命同脩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碑謂

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

非寇準是丁謂

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糾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

（閣抄）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

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

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

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

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

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元圻案）（魏鶴山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昉等十事曰）李文簡所記多

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漫白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羣小所渙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詆媚謾譎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其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脩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小人終日爲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云云

（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熙寧修趙鼎史官范冲等重脩紹興四年二月思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當別脩定范祖禹之子冲已有詔命可趣

來令兼史職頃歲紹慈誕辰宮中置酒從容語及前朝事曰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姦臣私憤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詔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以前聖語繫之哲錄之末（錢氏大昕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

秦檜也

蒲宗孟附呂

非司馬

王允不令豈

修史

丁寇報復以

南北

重修哲宗實

錄

元祐八年事

無存

參取玉牒日

歷足史

小人過絕史

書

紹興相檜史

最疏略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

一日壞之而有餘。〔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芾嘗舉此四語以告孝宗孝宗以為名言劉行簡曰。

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

有餘。〔原註〕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元圻案〕林少穎尚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為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

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其嘗三復斯言以為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曰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士

而康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君於斯時年逾知命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與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為元豐對策誤也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所引夾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陳振孫稱其居

瑣闥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著非有齋類藁五十卷今作苕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二年。五

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

歲一郊為定制。〔元圻案〕玉海九十三呂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講開寶四年南郊

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伸告謝之敬而已太宗自雍熙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禮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真宗率三年而一

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最為煩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注〕見卷四周益公謂誤以元豐

李文簡手記

京檜事

哲錄載思陵

語

昭慈母后之

賢

李常寧對策

名言

天下宗社成

壞

劉行簡論君

子小人

宋講行郊禮

之年

元豐後官制

藝祖

造薰籠事

呂正獻書坐

古語

張霸戒子受

不善

李秉家誠言

少年

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元圻案〕周益公蘇文定遺言後序曰劉忠定公於本朝故事洞達該貫無毫釐差而馬永

卿錄造重龍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為太祖時官制〔書錄解題儒家類〕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

張霸戒子之語

〔案〕正獻呂公著之謚宋史有傳其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居仁雜錄曰

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

〔元圻案〕〔書錄解

題儒家類〕師友雜志一卷雜說一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張霸傳〕霸字伯鏡成都人鄉人號為張曾子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子緒〔注〕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元胄為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

亦呂本中著共三卷

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

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

樂取諸人以為善之意

〔何云〕自警編之名本此○〔案〕呂氏語在童蒙訓下卷

朱文公

亦云籍溪胡先生

〔全云〕胡原仲憲文定仲子

教諸生於功課餘暇

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

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

胡原仲傳論
語文定
道州明道生
皆道

以爲法。

〔元圻案〕周益公籍溪胡先生墓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爲秘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爲入道之

要胡文定三子寅宏寧籍溪其姪也謝山以爲文定子偶誤記耳

周元公

濂溪先生

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

仁宗十年壬申改元

元祐

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何〕云若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

也。慶元

〔閣按〕寧宗初卽位乙卯改元

之黨黃勉齋

名幹朱子弟子

謂本非黨者

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

〔元圻案〕

〔宋費衮梁溪漫志〕二吾州蒼梧先生

元祐黨人有附益慶元黨有非黨者蔡編黨碑三百餘人黨籍列傳譜述

胡德輝理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蔡元長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鑿廁名〔洪景廬疏〕云龔敦頤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邪等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爲漫不可考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二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真西山跋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曰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冑以區區鷁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黨禁一卷滄州樵叟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年矣書中所錄爲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奸皇甫斌猥瑣梯榮債軍辱

慶元黨人家
小元祐
侂冑以鵬弁
租章蔡
偽黨五十九
人
楊萬里未入
籍
薛叔似皇甫
斌猷瑣
歐集表周君
無君
周堯卿孝友
合歐表

國侂冑既敗之後復列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臬鸞並集之一證哉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

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

〔原注〕二表皆載於文鑑○〔元圻案〕〔周益公平園續藁〕彭孝子千里墓表曰予聞仁宗

朝有太常博士周君居父母喪倚廬三年不飲酒食肉言必戚哭必哀歐陽公極論古今喪禮之廢推爲篤行君子而京浙閩蜀所刻公集槩書曰名公字公豈公表於金石垂勸來世之意耶予歎息于斯及考誌文知其爲天聖進士又考其宦游多在湖廣而墓在道州之永明竊意爲道之賢者也亟求春陵志視之本郡果有周堯卿字子俞行義與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使其名字昭昭於無窮王荆公處士征君墓志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徐君寓於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某事其母至孝於鄉里陶陶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著書能爲詩〔東都事略儒學傳〕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舉進士積官至太常博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其於昆弟尤篤友愛〔書錄解題地理類〕春陵圖志十卷教授臨江章穎茂憲撰又〔別史類〕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眉山王偁季平撰

三善士失征
君名
寶儼定本朝
四大舞
易文舞用原
廟殿名

石晉故疆
劉仁恭割在
遺虜事
契丹陷營平
二州
灤州灤河為
石晉割路諸
地
契丹主冊石
晉為帝
割十六州失
地險
盧龍之險在
營平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寶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

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

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

以原廟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集證〕玉海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判太常寶儼

上新定太廟室舞曲名及登歌辭自僖至宣凡四舞四曲僖曰大善順曰大寧翼曰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太祖大定太宗大威真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饗廟樂舞太祖酌獻皇武大定真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欽宗端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殿名為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

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案〕今本長編缺徽欽兩朝事按五代史劉仁

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

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路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為灤河為名

以居之〔案〕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全〕胡身之通鑑註中較此為詳近時顧氏日知錄本之武經總要最謬石晉時

安得尚有王都○〔元圻案〕〔通鑑後晉記〕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冊書命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實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註〕人皆

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弃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弃陞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

州界東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二十九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

育張方平田況案田況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慶歷錢明逸彥遠皇

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

坡同年王中甫挽詞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案自註云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

弟在注者多誤閣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

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元圻案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試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泳茂才異等富弼泳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泳爲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泳邑里據登科記當考

又一百一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

判湖州紳爲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一百一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亢況所對策入

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聯姻報罷況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甯府及睦州況信都人亢丹陽人也又一百二十七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殿

平州路燕京
仁宗制科十
五人
何泳富弼蘇
紳
吳育田況
張方平再舉
制科
錢明逸彥遠
兄弟
吳奎夏噩陳
舜俞
錢藻王介
蘇軾轍兄弟
錢易制科在
前
邵亢以宰相
姻報罷
制科之盛錢
氏一家